

(香港)梁凤仪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香港最新畅销书

世纪末的童话



香港最新畅销书

世纪末的童话

(香港) 梁凤仪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末的童话/梁凤仪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

ISBN 7-02-001833-5

I. 世… II. 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责任编辑:杨 渡 彭沁阳

封面题字:李和声

封面摄影:李乐诗

美术编辑:柳成荫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湖南人民出版社重印

中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42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25 插页 3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4 月广东第 2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6.30 元

序

我是个坚信世界上永远有爱情的女人。

故此《世纪末的童话》肯定是个爱情故事，有着所有爱情故事都会有的风中情、雨中药，让读者感受到浪漫、温馨、憧憬与迷醉。

然而，我也不留情地撕开世纪末今天的一总残酷现实。

现实情况是，人要求生求存，不单要吃饭，且要有事业、有财富、有名望、有地位、有身分。这种种纯感情以外的渴求，形成一股巨大的风暴，把人卷进去，叫人无法不正视、无法不协调、无法不应付，往往就得出了一个无法不牺牲爱情的结果。

世纪末究竟还有没有白马王子与灰姑娘的例子？我给读者的答案是：有。但，很少。

故而在《世纪末的童话》内，你会发现很多很多个令你唏嘘惆怅、惋惜战栗的爱情故事，不得不承认现实环境的悲哀。但最终也会发现童话至少会有一个，令你在兴奋开心之余，对爱情与生活仍寄予厚望。

梁 凤 仪

一九九二年，初夏。

中国·北京。

城内豪华无比的大酒店之一中国大饭店，今夜名副其实的衣香鬓影，冠盖云集。

嘉宾们准七时就鱼贯走进大礼堂去，寻到了自己的座位之后，正襟危坐。

有太多人是香港熟悉的社交面孔了。事实上，专诚到京参加这个盛会的香江富豪名流，实在不少，包括几位新鲜出炉的被祖国委任专为过渡期提供意见的港事顾问。

这些香港商政界的名人是令人瞩目，然，在场人们的眼光，并没有错过自港来京拍戏的天皇巨星张国荣。

张国荣之所以出席，怕是捧那班香港时装设计家的场。

这一晚，香港贸易发展局假北京的中国大饭店举行一个盛大无比的时装表演晚会。

主礼嘉宾，还未进场。

放置在那条天桥前正中的几个座位，仍然空着。

人们正以焦急的心情，等待贵客莅临。

贸易发展局的主席与行政总裁自然得候在大酒店门口等待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莅临。能请到他出席盛会，除了是贸易发展局的地位与名望之外，人们都在揣测是国家领导人对香港货品在大陆开辟市场表示诚恳而热烈的欢迎。这无疑是给香港人的一支强心针。

国家正在言行一致地做着各种开放开明的部署。

今时已不同往日。

明天将会更好。

这不单是香港人的期盼，也是中国领导层的意愿。

田副总理的座驾非常准时到达大饭店。在贸易发展局主席及行政总裁迎迓与相陪下，田纪云欣然走进大礼堂。

在座嘉宾的目光都自各个在场的瞩目人物身上收回来，集中在田纪云身上。

然后，转移到田纪云的后头去。

难怪人们要转移目光，跟在田副总理、贸易发展局主席与行政总裁后头的人，无疑是甚具吸引力的。

他叫香早儒。

三十刚出头，临风玉树，倜傥不凡，眉宇之间的英拔，永远叫人觉得他出类拔萃，鹤立鸡群。且，他身分极之娇贵。

总的一句话，香早儒是香港著名世家香本华家族的代表与掌权人，是香氏家族内最有机会继承大统的一个。那香家最长于收购落难企业，故而任何商业机构都给他们三分薄面，怕山水有相逢的一日。

香港贸易发展局统领全港制造业，对于香家，也就不能不赏面。

事实上，香早儒的新闻不绝，香江之内，人人都晓得这位香少帅有数不尽的艳闻。

女人会自动去叩他睡房的门，求他矜怜。

就如匍匐在耶稣脚前，哀哀地请他垂悯一样。

这是坊间的传言，对女人来说，应该是美丽而带点残酷的传言。

不是吗？没有人为这传言替女性感到悲哀，是至无情的、轻蔑的表示。

就因为男人有条件，现代女性就要捐弃传统的矜持，实行趋之若鹜，甚至摇尾乞怜了吗？

香早儒是粉碎独立女性形象最不遗余力、最不费吹灰之力的一个人。

他证明：女人始终需要男人。

他更加证明：女人极之需要有条件的男人。

香早儒所到之处，宛如春日和风，又似深秋阳光，令人恋恋不舍。

即使远在北京，只要是香港人云集的场合，他依旧是人们谈话与目光汇聚处、集散地、中心点。

不说别的，座上大名鼎鼎的香港皮草业世家高源夫人就忍不住把看牢张国荣的目光收回，对身旁的钟表王叶耀堂胞妹叶耀芬说：

“香少帅是不是独个儿来？身边好像没有带着谁。”

叶耀芬老早已把进场的香早儒由头到脚地打量，老盯着他，活脱脱一副苍蝇吮血、蜜蜂采花的痴缠相，她甚至舍不得回转头去，望住高夫人回她的话，只微侧着头，说：

“你不知道他把几个缠在身边的女人都扔了？”

“知。”对方答，“扔得好，那些女人配不上香家。”

“现今还未有新欢，故而身伴无人，这反而显得清爽，他身边的女人，从来都是俗物。”

“让我细数，”高源夫人果真扳起指头来数，然后笑嘻嘻地嚷：“我晓得的总有七、八位吧，真的，全非大家闺秀，却在妄想一登龙门，声价十倍，因而摔得更惨。”

“谁叫她们要高攀？”

类似高源夫人与叶耀芬的对话，一个中国大饭店的晚宴大厅内，此起彼落。

直至全场的灯光调低了，兴奋的音乐开始震耳欲聋，天桥尽处的天幕打出了五彩缤纷的画面与“活力香港”四个字，场内人才忽尔静下来，开始欣赏表演节目。

香港贸易发展局这次在北京乘着全国经贸总会四十周年庆典之便，也适逢北京最大百货店西单商场扩充，四楼全层作为香港货品展销之用等盛事，举办一连串之“活力香港”活动，其中的重头戏就是纠集全港服装设计精英，把他们的作品由具国际水准的模特儿演出。

“活力香港”时装表演分四部分，演出不同品味风格的早、午、晚服装，名模的相貌与仪表，动静和风采，对在场的男士而言，可能比她们身上的服装还吸引。

看到那些修长匀直得有如极品雕塑像的美腿，以及平滑的小腹之上，并不突兀、恰到好处的结实胸脯，再加浑身是劲、是精神、是弹力象征的蜜色皮肤，没有太多男人不在想入非非。

道貌岸然的绅士，面对人类最原始的诱惑，会顿生一个近乎俚俗的思想：女人最漂亮与吸引的时刻，未必是穿上华丽摩登服装之时，甚至未必是穿上衣服之际。

香早儒一直微微笑地注视着天桥上每一位魅力四射的名模，他心上怎么想，无人可以猜测得到。

不错，他跟在场很多男士一样，心上所想的人与事，都并不跟眼前情景配合。

香早儒脑海里翻腾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画面，都与天桥上的精彩表演无关。

昨天，在启程至北京之前，香氏集团面临一次重大的

商业决策，放到他办公桌上的是一份有关信联企业的业绩报告。简单一句话，信联企业拥有一系列的连锁店、食肆以及玩具、运动用品店，营运失当之故，以至经济拮据。如今唯一免除清盘危机，勉强保住声誉的方法，就是割价求售，香氏集团是亚太区内专门收购出问题机构的三大财团之一，信联当然是就地取材，先向同声同气的香氏接触。

收购公司其实等于买货，买方的眼光很重要，买到价廉物美、可以轻易扭转乾坤之跳楼货，盈利之深，难以形容。相反，一旦判断错误，就等于把计时炸弹接过来，绝对有机会焦头烂额，甚而粉身碎骨。

在决定是否收购之前，最紧要了解两点：其一是对方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其二是本身有没有把握将败局在预定时间之内扭转。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然，这个“知己”与“知彼”的过程，是毫不简单，相当考眼光、考经验、考功夫、考胆色的。

香早儒在香氏集团一直担当买手的角色，表现相当出色，深得其母，亦即香氏家族主脑人香任哲平的赞许。故此，他不能轻举妄动，以免一子错，满盘皆落索，使他累积的英名与功勋尽付东流。

香早儒之父香本华去世之后，大权握在遗孀任哲平之手。她的喜恶，绝对决定儿子将来的得益，以及谁可继承大统。

任哲平是香本华的正室，育有四个儿子，长子香早晖，已婚，娶的是他的秘书胡小琦。江湖传闻，早晖并非任哲平所生，是香本华的外遇所生，抱回香家来抚养。当香家有了后继的香灯之后，任哲平才开始怀孕，生下次子香早

业，三子香早源，幼子香早儒。

香本华与任哲平都迷信，这是大多数富豪的共同性格。因此，香早晖虽非嫡出，但因为他带来了香家子嗣兴盛的好运，于是一直都对他恩宠有加，任哲平对长子的爱护与殷勤，尤其是无懈可击。

别的不去说他了，单是娶妻一事，以胡小琦这种平常百姓家的女子，又非有过人的才与貌，竟可以成为香家的长媳，是属于违宗背道之举。之所以成为香家历代以来的一个例外，听说就是得到任哲平的支持。

任哲平自己当然是系出名门，香江城内铜锣湾的地皮物业，除了利家拥有最多之外，任哲平的父亲任世元就是第二大地主。

在香早晖垂青“平民百姓”家的胡小琦而受到近亲好友的压力与批评时，任哲平只闲闲地说了一段话：

“英女皇和日本天皇都要让步，今天何须斤斤计较了？”

就是这样，胡小琦飞上枝头变凤凰，名正言顺成为香家的长媳，香江城内的名太。坊间的人都认为是任哲平对长子偏爱之故。

次子香早业就没有这样的福气了。在香早业大学一毕业之时，任哲平就做主让他娶了玩具业大王岑奇峰的独女岑春茹为妻。直至多年后的今天，众所周知，香早业与岑春茹是貌合神离的一对。

至于三子香早源，个性跟香家兄弟似有很大的出入，他是沉默寡言，并不开朗的一类。香家其他的三位公子呢，都是言语玲珑，风采过人。

尤其怪诞的是，香早源样貌极之平庸，身材也属矮小，完全是另一个模式印出来的版本，是香家的错体。

别说香早儒的俊美英伟差不多冠绝全城，就是香早业与香早晖也都承袭了乃父的挺拔仪表，还有乃母的端正五官，独独那第三胎，不知出了什么毛病。

如果没有比较，只独个儿站到人前去，香早源其实并不失礼。中人之姿，比比皆是，问题只出在他是鸡立鹤群，很明显地给比了下去。

不知道会不会是为了这个原因与隐忧，而影响到香早源的心态，变得落落寡欢。

本来男人最主要是才能，一有本事起来，就可以似足吊睛白额虎，威风凛凛，熠熠生辉，哪有人还管他生得高矮肥瘦，一律都拿他当巨人看待。

何其不幸，香早源的才智亦不见出色，老跟在母亲背后，成为香氏企业主席室的总主管，白担了个执行董事美名，其实只是香任哲平的直系高级跑腿，没有太多太大的实权。

这跟香早儒可以在香氏业务上独当一面，有权决定一宗收购生意要支出几多亿元，是相去太远了。

就是跟管公司财政的香早业，和打理中国投资与贸易的香早晖，也还有一段权位势力上的距离。

香早源曾笑着对朋友说过：

“母亲是养精蓄锐，才生早儒的，她把应该给我的身心素质素贮存起来，全给了老四，就弄成我如今这个样子了。”

能够幽默地自嘲，到底不失有大家族的教养与风范。

香任哲平表面并无偏袒，但，无疑是最应该以香早儒为荣为慰的。

早儒学贯中西，留学英美法德，能操五国语言，分别在麻省理工与英国牛津取得硕士学位，再在哈佛大学攻读

经济学，荣升博士。以这种学历，再加生性聪敏，后台强劲，一下子就把收购大业揽在手上。

实在也一直处理得有声有色。

在市场内，香早儒有“金手指”的美誉，说他会点石成金，举凡被香氏公司收购的公司不论业绩如何绝望，行政如何零乱，人事如何复杂，只要经过香早儒一指点，就能起死回生，重新投入市场上而成为劲旅。

故而，香氏企业的股票节节上升，香早儒的功劳实在不少。越是成功，越会恐惧晚节不保，故此，香早儒一整天望着办公室桌上那一本厚厚的有关信联企业的收购计划，甚是踌躇。

信联企业的负债高达六亿，而营运下去，亦即改善整间机构的行政与策略所需的有关部署，一切皆牵涉到另外一项庞大的支出，总体数目之巨，非同小可。

香氏企业不是没有这个流动资金去收购信联，但信誉比什么都重要，万一把这盆盛满滚烫热油的锅接过来，自己也不耐那强热而失手，泼得一身油污，真不是闹着玩的。他，香早儒的英名首先扫地，自然也影响到家族声望。

如果不冒这个险呢，也不可以。

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生意大、风险高、盈利多，似乎是经常出现的公式。

没有勇谋，根本难得世间财。

这信联企业的蒋家，恨不得有财团把一大盆火接过去，单是省得他们费神筹组款项还债，得以安全脱身，已经够好了。故而那个收购价，不但非常低，甚而差不多是象征式的。

然而，断断不能单从收购价多少去定夺是否进行这宗

买卖，一定得寻出自己把握扭转乾坤的方法，才可以乘机趁低吸纳，待得转危为安，便又为香家引进一大笔资产了。

故而人是坐在北京大酒店内，面对着天桥上婀娜多姿，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极有韵味的名模，心还是萦绕在这宗大生意上头，思考可行的应付方法。

人材，是极重要的关键。

信联企业的人事斗争太犀利，影响了正常业务的发展，是它的致命伤。

想起了人材，香早儒的脑海里又翻腾出另外一些画面来。

就在今早，北京西单商场开幕的场面。

一系列的黑色轿车，把贸易发展局带来的香港嘉宾从下榻的酒店，直载到闹市中心西单商场来。

从车窗向外望，但见街道上的行人，以及那一大群骑单车的市民，都穿得很鲜艳，款式无疑是跟欧美香港等大都会的水准相距还远；然，齐整、光洁、明亮，使人望上去没有厌烦，不觉可惜，就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了。

北京城给香早儒一个相当好的印象。

他的心情无疑是愉快的，因为自己是中国人。

中国人置身于中国的京城，如果自惭形秽，那怎么好算，一定要有舒坦的感觉才好。

西单商场建在通衢大道之上。设有香港货品展销的一座西单商场刚落成，在正门广场上早已挤满围观开幕礼的人群，翘首以待。

汽车鱼贯地驶进广场，停在大门口，下车的贵客全都踏着鲜红的地毯，走进大堂去。

大堂两边立了几十位穿一色旗袍的中国少女，看得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

个个少女都是花样年华，长发垂肩，高挑健美的身材，在曳地长旗袍之下显得极之动人。无他，旗袍叉高，一对美腿只有显得更为修长，引人遐想。旗袍贴身的效果，最有利于拥有丰满胸脯与纤盈细腰的女士，也就是说，女人最吸引异性之处，都变得更突出。绝对地把男士的眼光吸引住。

走在香早儒前头的银器王杨上元，个子矮小，肥肥胖胖，秃头，走在那班少女的龙门阵内，似是个老顽童。光秃秃的头顶只到少女的胸脯处，看他贪婪地昂起头来，逐个逐个地欣赏，那副模样是太好笑了。

正当香早儒给杨上元那急色鬼似的形象逗得心上大乐时，忽然的眼前一亮。

就在那班穿旗袍的少女之前，闪出一个身影来，同样是高挑好看，而且非常的与众不同。

一眼望上去就知道她不是本地人。

那身在极平凡中显出高雅品味的服装，一般人未必识欣赏。但，香早儒有这个本事和阅历。

她跟那些女接待员一样，身材高挑，穿的是一条炭灰色的长西裤，外罩一件宝蓝色男装西服，再里头的一件月白色真丝恤衫，领子窝下去，露出雪白的粉颈，戴在颈项上的一颗晶光四射的圆钻，即使在远距离，也如此地瞩目。

还有，她的短发，除了额前那一撮向后拢的头发有波纹之外，都是垂直的，刚盖过耳朵，于是——脸相因而显得十分清爽。

那脸相的美，难以形容。

似乎有一种柔中带刚的气质在于眉宇之间，使人看上去，觉得她与众不同。

她这么一出现，一回头，一转身，再隐没在人群之中，动静竟潇洒利落得使香早儒愕然，而无法不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下意识地急走几步，希望能把她追赶上，然而人实在太多，伊人已渺。

当嘉宾们到达四楼，被迎入会客室之后，瞩目的就是刚才惊艳的那位女子，她站在西单商场的总经理身旁，那份亮光仿似室内的一盏明灯，依然闪亮。

没有人提起她的身分，当她跟来宾握手时，只淡淡然说了两个字：

“孙凝。”

香早儒微微错愕，心里头不禁想，就是她吗？闻名不如见面。他微笑着报上大名：

“香早儒。”

孙凝大方地回报一个笑容，说：

“香先生，你好！”

跟着她就忙于跟其他的嘉宾握手了。

这以后，西单商场的总经理跟客人们说着什么话，香早儒都已无心装载。

他在揣测着：这西单商场开幕，一定是孙凝管辖策动的计划。

不错，在商场上享有盛誉的“千手观音”孙凝，她的市场顾问公司，常承接大机构的推广与行政计划，城内有什么大件事，差不多都由她主持，或有她参与。

然，对于孙凝这个女人的传闻，多得不得了。

究竟是毁，抑或是誉，是赞还是弹，那真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了。

总之，在城内的酒会饭局或茶聚之中，总听到在场的朋友提起她。

例如，前些时，香早儒才在财政司宴请的午饭席上，听到嘉愉地产的行政总裁向丽生实业的主席说：

“如果你真要到泰国去设厂，部署的功夫不妨交给孙凝，这女人到处都很有办法，所有开山劈石的功夫，包管她能给你办得妥妥当当。然，不可不防。”

“防什么？”对方问。

“一防她极端霸道，计划定下了，她连你的臣子抑或太子爷也不会承让三分。二防她索取的价钱不菲。孙凝绝对不是省油的灯。”

照说，不省油不要紧，能照得亮照得远就可以了。

当时，香早儒不以为意。

这以后，经常听到商场内的人，提起了孙凝，评论都是怪怪的，有一点点爱恨交织的味道，又有一点自相矛盾。他们总是说：

“哗，这女人，犀利。”

“这么漂亮的女人，放她在床上，静静地躺着，多好。让她站在会议室内，或站在人群中指挥，似马戏班内的驯兽师。”

“你道这孙凝？嘿，恭喜你，跟她能有半年的快乐时光，已算你走运。她眼高于顶，看不起条件稍差的男人。”

“把这千手观音的九百九十九只手缚住了，她依然有本事只手遮天！”

“什么时候她才会倒台？什么时候她不再如此地红透半

边天？”

“真难，跟这人来往三次而不被她迷倒的，几稀矣！”

总之一句话，这位不知来自何方的传奇女子孙凝，似乎是商场中人所津津乐道的人物，她的言行是茶余饭后的有趣话题。

香早儒是闻名已久，总未见其人。直至今今天今时。

如今一下子见着了，竟是神为之夺。

香早儒心上很清楚，这感觉对他是热辣辣的，史无前例的，新鲜出炉的。

他跟随着嘉宾大队在西单商场转了几圈。可是，人实在太多了，以致于无法再有机会跟孙凝碰头。

再走到大堂去时，又让他喜出望外，他重新看到孙凝。她正在跟一位穿曳地旗袍的女接待员说话。

香早儒走近前去，听到那女接待员以哭声苦苦哀求，说：

“孙小姐，请给我一次机会。”

“对不起，我们说好了，在值班之时，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走开，就连上洗手间也不行，必须在站岗之前就把一切预备的功夫做妥，包括上厕所在内，怎么可以因为有一个电话接进来，你就慌忙地离队去接呢。”

“孙小姐，是我家里头有要紧事……”

“我从来不体恤借口，只看工作成果。”

“孙小姐，我看一大群人在值班，少我一个才那三分钟，不碍事，所以我才……”

“你说得对，几十位女接待员，少了你一位不影响大局，且能少了三分钟都不过如是的话，也就更证明毋须去添这个人手了。”